

# 滂沱大雨，送诗人任洪渊远行

□吴思敬

8月18日是送别诗人任洪渊的日子。当我赶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告别室的时候，瓢泼大雨下得正急。告别室外边的凉棚里，诗歌界的朋友和北师大的老师、学生挤得满满的。告别仪式进行期间，大雨如注，天人同哀。望着卧在鲜花丛中的任洪渊的削瘦的遗容，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他那坎坷而又散发着诗意光芒的一生。

我是1979年认识洪渊的，当时我们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分院执教，他教古代文学，我教文艺理论。那时他还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就跟学校借了一间公用房权当宿舍，那阶段我们接触最多。我每到校上课、开会之余，常在他那狭小的蜗居聊天，听他谈自己的新作，朗诵自己的诗。他有个习惯，每天醒得很早却不起身，而是在床上反复打磨他的诗，等腹稿酝酿成熟，一篇完整的诗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了。他要结婚了，向学校申请房子，学校解决不了，他提出调到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那里答应给他一居室的房子。他搬走后，我就难得听他亲口背诵他的新作了，但我们还是能经常见面。我们都是北京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成员，他是主任，我是委员，常有机会一起参加诗歌活动。后来北大诗歌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举行学术活动，也总会向他发出邀请。我们私下的交往一直未断。20世纪80年代，我住在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地处闹市，交通方便，我家遂成为诗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诗人们聚会在一起，免不了要谈诗、朗诵诗。有一次我爱人下班回来，推着自行车刚进院子，就听见我的屋里传来高亢的朗诵声音，一推门，原来是任洪渊诗情爆发了。

任洪渊50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时代开始诗歌创作。他俄文非常好，酷爱普希金、莱蒙托夫、叶塞宁、帕斯捷尔

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诗人。他对诗歌的挚爱与早期积累，使他一旦找到出口，诗情便喷薄而出。1977年他开始发表诗歌，与朦胧诗人差不多同时登上诗坛。由于年龄与环境的限制，他未能像朦胧诗人一样瞬间放出夺目的光彩。在诗坛他默默地坚守着，其中极有个性与辨识度的诗歌和《女娲的语言》《墨写的黄河》《汉语红移》等著作，标志了他在当代诗坛的独立存在，他不属于任何诗群或流派，却用自己的诗歌与理论著述为汉语诗歌注入了新的语言和生命的活力。在朦胧诗论争中，他对朦胧诗人保持了一种友好的态度。他知我与江河、顾城、杨炼等交好，便让我安排在我家与他们相见。他对支持朦胧诗的谢冕先生十分尊敬，几次提出让我带他去看望谢冕。1983年8月10日，利用暑期，我和他一同前往北大。此时正是批判“三个崛起”的高潮时期，谢冕的处境很困难，对于当时的诗歌论争，谢冕说已经认识清楚的问题再退回去，是可悲的，他表示决不后退，直到嘴被完全封上为止。洪渊赞赏谢冕的见识与人格，自此与谢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诗有真诗假诗之辨，诗人亦有真诗人假诗人之分。任洪渊无疑是一位真诗人，有个性、有棱角，他的诗歌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在1976年“四五”事件的第二天，任洪渊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在这天写下的《清明祭》一诗开头便说：“我来迟了，只能满怀悲愤，/面对着这被封锁了/广场/……晚了/——我只是被捕了/为了减少战友们身上的创伤/那重重的鞭挺，也应当落在我的脊梁。/晚了——我只是懊悔：昨夜，/当纪念碑前最后一个战士被捕的时候，/我本该毫不犹豫地，奔赴同志们的身旁。”像这样坦率地自责、真诚地自剖，只能出自高贵的心灵。敢于解剖自己

的人才勇气去解剖别人。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绝不会因诗人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损伤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反，在和诗人心灵的撞击中，更感到了他人格的高尚。

任洪渊是位性情中人，诗人的傲骨、狷介的个性，工作中难免会得罪人，由性格导致的生活中的逆境，通过潜意识的酝酿，升华到诗歌创作中，使他常常与诗坛固有的东西逆向而行。日本学者在《中国古典诗的春秋与夏冬》一文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古典诗歌中写春秋的诗要比写夏冬的诗多得多。在他看来，这是由于春秋蕴含着变化流逝的属性，因此被人们认为是更适合于诗歌表现的时节。但任洪渊却与古代诗人大异其趣。他偏偏钟情于夏天，他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我选择夏天》。在诗人看来，夏天是蕴藏着无限生机的季节，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膨胀：洪水在泛滥，云在翻涌，雷“已经轰轰隆隆地长大了”，雨点“也结得不能再饱满”。就在这万物竞生，连天空都感到拥挤的背景下，诗人重点描绘了洋溢着生命力的莲荷：那又大又圆的荷叶，“风一样飘起”，去追逐所有张开来的翅膀；那箭一样的支支花苞，“对直地射向青天/在蔚蓝的深处，铿然有声地/溅落了，溅落成/一团团的白雪/一团团的火焰/星一样盛开的莲”。在这里，莲荷不只是一种夏日盛开的名花，更是旺盛的生命力的一种象征。由此可见，“选择夏天”，不只是任洪渊对季节的偏好，更是他的艺术独立的宣言。

任洪渊结婚很晚，他的爱人小方是洪渊诗歌的崇拜者，也是他诗歌的第一读者。1983年9月，我出席了他们在新侨饭店宴会厅举行的婚礼，记得还有邵燕萍、刘再复、谢冕、江枫等朋友为他们祝福。洪渊是非常爱小方的，他的副标题“给F.F.”



任洪渊

的爱情诗就是写给小方的。80年代初，北京知识界开始流行呢子大衣，我托同院的街坊委托红都服装厂的郑景森师傅在该厂定做了一件，洪渊看了，觉得做工、款式都好，便请我帮助联系郑师傅给他和小方各做一件。我们约定在红都服装厂门口见面。我是书呆子脾气，一边等人，一边窝个地方看书。结果洪渊和小方来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我，我只能连声道歉。见到郑师傅，我特别嘱咐要给小方做得好一些，郑师傅瞄了小方一眼，说就这个身条，怎么做穿上都好看。我和洪渊聊天，话题总离不开诗歌和小方。等到他的女儿汀汀出生后，聊女儿就多于聊小方了。女儿如何聪明可人，如何学小提琴，如何考级，及至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工作……全是通过洪渊的口告诉我的。我在告别仪式上对汀汀只来得及说一句话：“好孩子，你父亲以你为骄傲！”女儿的泪水刷地就流下来了。

任洪渊喜欢夏天。夏天刚刚过去他即离世，这是天意，也是他的选择。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此时告别厅外大雨滂沱，厅内的泪水与厅外的雨水，交织在一起送诗人任洪渊远行。

## ■创作谈

《交响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属于我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系列”第二部。在《长征潮》之后，从写作之念产生到成品上架，耗费了差不多7年多的时光。其酝酿时间之长，创作过程之曲折，报备审查之严格，以及75万余字的体量，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

实际上，在这部75万余字的小说中，我只写了三件事情：关于爱；关于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100个读者有100种不同的褒贬说词评头论足，有100个好坏不一的看法，有鉴于此，却是我写作这本小说的初衷。

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全相同的。表面上看，战争的目的不同，背景不尽一致，进程与结局也迥然有异，但战争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更多的则是思考与发现上的差异。《交响乐》作为一部以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背景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师警卫连队、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为牵引，试图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彰显广大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走近和还原70年前那异国战场上的冷酷与柔情、清激与迷茫、温暖和伴随着温暖的悲伤，将铁血沙场和浪漫爱情、生死对决和人间之爱、人性光辉和信仰之源等当做音符、音符和音律，演奏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乐。战争的不同，战争发现的不同，意味着重新描绘和重现战争的文学作品不同。因此也可以说，关注的视觉及其切入点的差异，决定着一个个作者酝酿和写作一部战争小说时能够完成多远的旅程。在这段旅程当中，战争的残忍与严酷、崇高与伟大、高尚与卑劣等等，或许都蕴含其间。

在我年轻的时候读战争文学作品，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印象深刻的是其宏大的视野和史诗般的架构，它们无疑都是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读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以至于欣赏当代的好莱坞战争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战马》《血战钢锯岭》等，你会发现那种宏大的叙事已经渐行渐远，个体的、人性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它们也许并不“史

# 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全相同的

——《交响乐》创作谈

□王筠

诗》，却更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其中，“爱”是构成人性力量的根本属性，同样，它也构成了我酝酿和写作《交响乐》的最初萌动。在我讲述这样一个战争故事的时候，无论李八里将自己惟一的军大衣托付给自己的新婚妻子王翠兰，义无反顾地为了2000余位滞留敌后的志愿军伤员而毅然决然地选择抗命；无论医院治疗队医生王翠兰以口导尿、救治小腹中枪的喇叭小刘；无论教导员孟正平对自伤的志愿军战士黄木执行“战场纪律”，喇叭老刘为了给三代单传的老刘家留个种而代儿出征执行战斗任务，还是美军特遣队纽曼中尉和志愿军女战士吴了为了为了交战双方的伤亡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诸如此类的故事情节，皆包含有爱的原因。爱，在战场上变得广义、繁复、琐碎和黏稠。人性之爱，战友之情，男女之恋、阶级感情，对国家和民族的无私付出与奉献，以及超越了敌我、种族和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间挚爱，这些复杂而厚重的情感如影随形，构成《交响乐》最为显明的基调。也可以说，在《交响乐》中，爱是起源，也归于终结，最刻骨铭心的是爱，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剥夺了人性和人的尊严。这就是战争。或者说，这就是我现实目光中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交响乐》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战争。

《交响乐》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战争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战争的终极目标在于和平，但是，今天的和平不过是为明天的战争而准备，或者说，是为了更加长久的和平而准备。这是我对于战争的认知和解读。

抗美援朝战争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交响乐》就是这样一部生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丰厚历史土壤之上的战争小说，一部有关中美直面对决的战争小说。在亘古未见之贸易大战方兴未艾、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美两个大国重新站在十字路口面临重大选择的今天的这个紧要关头，我觉得它也许正是时候。

写战争离不开写人性，但是人性这个东西很复杂，其具有无可预测的多重性与不可把握性。我的感觉是，它一方面超越国界与种族，一方面也包含着国家性与民族性的必然因素，因为家国情怀，人性的力量往往才更加强大。从这个方面而言，《交响乐》也有其现实考量。

在《交响乐》中，马永礼这个人物虽不属于男一号，但举足轻重无可替代。某种意义上说，在我的心目中，他比男一号李八里和女一号王翠兰都更加占据位置。教书先生出身的志愿军文化教员马永礼知书达礼，温文而不失执拗，儒雅又有风度；虽然因为饥饿常常脊背佝偻，却军装领子扣得严丝合缝，宁愿头昏眼花也坚决反对搞来南

朝鲜老乡的稻谷种子烧米汤，因为“天老爷不答应”。对现代战争和战场上的一切一无所知，却信念笃定，时时以友善之心面对众生。他信奉道德力量的最终强大，即使为敌机杀伤感染不治，也心胸豁达，相信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跟美国人的仗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即便是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关头，留给发妻的绝笔信上也依然充满了“吾妻万万不可悲号于外，为夫平寇东瀛，上乃精忠卫国，下当保家安宁，大义深明，荣光之至耳，妻当弹冠相庆”一类的叮咛。“一颗流星划破夜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马永礼按着自己的预言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辰死去，离去之时有所落的陨石为之相伴，带着我对于这个人物不舍与无尽思念。在真实的抗美援朝战场，他和李八里、王翠兰们一样，和孟正平、喇叭刘父子、大脚怪鲍喜来、甄晓东、吴了了、陈三观、张仁清、大胖徐英、毛毛、小个子王连长、胖颈赵、黄毛、小歪等等这些《交响乐》众多的人物一样，同属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代，他们相同而又不同，但非是绝无仅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是一股锐不可当的气势，是热血青春、理想信仰，过去了也许就没打算回来。为了身后的祖国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图腾，他们将青春、热血和生命抛洒在异国他乡，因为他们至高无尚的荣誉勋章，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不磨灭的印痕。

战争就是这样，有无数的可能和无数的不一样，等待着我们不断地去重新认知和重新发现。

回顾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社会，我们可以窥见，每代人不是生活在战争年月，就是生活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月，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类社会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毁灭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今天，当我们有幸回顾70年前的这场战争，会发现其最大、或许也是最浅显、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战争几乎永远都不属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必然选项，合作、尊重、包容与爱，这个世界才楚楚动人更加美好。当今世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抗没有出路，和平才能共生。

这场70年前的刻骨铭心的战争还会留给后人更多的思考。比如在战争的尽头，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历史的面相？战争中个体的命运是否也可以葆有另一种可能？战争与和平是一个古老而恒久的命题，战争文学的写作也是一场曲折的旅行，百转千回，这个旅行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也许写作者自己永远都不得而知，它如同战争本身一样扑朔迷离。一部战争文学作品，应该尽量多的留下各种可能性。

《交响乐》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1951年代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温故1951，昨日如在眼前。凝视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地平线，风景别有天。我们这些被冠之以“军旅作家”虚名的人，必须有创造性的洞察与发现。战争从未走远，这样的发现意义非凡。

2020年的3月1日，居家办公的日子，我给李迪老师打了第一个电话，这是此书出版工作正式开始——编辑和作者接了头。

作家出版社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拟出一套10本反映在此战役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的报告文学丛书，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而李迪老师是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邀请参与的25位作家之一，湘西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作协派李迪前去采访撰写反映该村脱贫成功的报告文学自有其特殊意义。

电话中的李迪老师声音如同他标志性的红衣一样，亮堂、高亢、热情。交谈中得知，去年初冬他从湖南十八洞村采访回来，因腰部不适已经卧床两个月了。听到这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书稿还没动笔，尚在卧床中，这书稿还有指望吗？这套书秋天要出齐的啊！李老师可能猜到了我的担心，大声说：“医生说3个月就会好，还有一个我就可以起来了，我身体素质好，写起来很快的！6月交稿没问题！书名就叫《十八洞村的十八个人》。”语气自信而坚定。

摺下电话后，他从微信里发来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写给他的一首小诗：“十八个神仙十八洞村，十八位罗汉说脱贫！十八家故事真生动，湘西父老谢恩人。”屏幕上两个笑脸后“代序了！”

通话后的两天，社里通知这套丛书申报中宣部的主题出版项目，需要书名、作者、作品简介。丛书里其他作者我一一通知了，到李迪老师这，让我犯难了：他采访回来不久就生病，构思了吗？可除了作者，谁能编内容提要啊？揣摩中，我发了微信给他：“能给个150字的内容提要吗？您语音就行，我给你打出来。”李老师回复：“我用手机写出来发你。有点儿慢。”40分钟后，居然发来了400多字的提要！

多么要强的一人啊！这可是一个年逾七旬的卧床老人啊，真的让人敬佩。我心里暗暗庆幸，又遇到好作者了。

这之后，我在忙于编辑这套丛书的其他书稿之余，偶尔也微信问候李老师一下，得知他恢复并不理想，偶尔下床，非常虚弱。他把采访录音请速记公司转了文字……一天，他说：“三月阳春，于腰痛有助。有明显好转。但，三月多在床，人虚弱得要命，起来走两步就不行了。看来要恢复，还有一个过程。最苦恼的是老躺着，夜里失眠。睡觉成了最大问题，也不想吃安定，怕伤了脑子。”微信中明显感觉到他焦急的心情，却力不从心，字里行间透着无奈。

转机发生在3月25日，这天他高兴地告诉我，“的确，我一天好过一天！照这样好下去，我准备4月1日变身健身族。”果不其然，4月1日晚上10点多，李老师微信：“今天是4月1日，我已约开了工！”随后，发来书稿的开篇和《就是悬崖我也要跳》一节，共有1万多字。“书名还是叫《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吧。”他说，刚复工就这么大工作量，我真怕他吃不消，赶紧回复：“悠着点啊！身体要紧！”这之后，一反以前我主动微信联系他，他开始频频联系我，作协的通稿啊，修改过的稿子啊，进度啊……4月17号，在转发完作协通知后，李老师信心满满地说：“6月交稿无悬念！”接着几天，他把在报纸上发表的书稿片段一篇一篇发我，十八洞村村主任隆吉龙发给他的微信是：“李老师为了我们村的每一个故事费尽心思，带病工作，我为你的这种写作精神由衷敬佩，再次祝你一声辛苦了，感谢您对我们十八洞村的辛勤付出，感恩及荣幸认识你。”我想这就是他这么拼命创作的源动力啊，没有什么比采访对象的褒奖更有干劲的了！

5月11号，李老师发微信说，打算月底对书稿发动总攻，这天他去医院复查了，坐着还是腰疼，“约了各种拍片”。我以为是常规复查，并未十分在意，寄了出版合同给他，让他自己提出出版条件。他老兄倒好，很快签了名，稿酬那里什么都没填就快递回来。微信我说：你们随便给，我没条件，都同意。

哪承想，18日下午5点10分，他突然发了一张“住院申请表”给我，上面的诊断除了高血压是老年病，其他都是重症啊！

李迪：“我引发多种病，要住院了，明天会请假。书按时交稿没问题。”

(17:11)

佳丽：“呀！要紧吗？”(17:11)

佳丽：“治病要紧，身体第一！”(17:11)

佳丽：“先别惦记书稿了！严重慰问！”(17:12)

李迪：“书稿一定按时！”(18:04)

这天开始，我们结束了居家办公，正式上班。因为之前积压的书稿校样山一样压来，所以这一周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空联系李老师。

5月23号是个周六，晚上6点多，李老师破例打电话给我，说他下周就要做心脏手术了，周一上班就要做术前准备，在这两天就把书稿发我。湖南方面也已经看过了。我赶紧说，手术重要，不在这两天时间，其他术后再说。医院的探视时间是什么？我现在能为您做什么？需要我做什么？他说都安排好了，现在疫情阶段，医院不方便探视。书稿排好请发湖南一份。

5月25号上午10点多，已经住院一周的李迪老师把18篇故事一篇篇在微信中以文档形式发来，嘱咐我按目录排序好，他没有力气完成了。有两篇他请人校对还没返回，不等了。这次他是在微信中语音发我的，同之前的洪亮的声音不同，说话气力不足，两个字一顿，尽管想尽力说连贯，口齿也不那么清晰了。可是他依然在叮咛，在嘱托——“如有不明白的及时问我，因为只有4天时间我就上手手术了，从今天算起还有4天，这4天非常宝贵，随时还可以联系。”他担心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遇到问题，牵挂着书稿里可能有的错别字。当天下午，他又把别人校出来的错误，拍照发了12页给我，嘱咐核对、改正。之后一定打印一份纸样给他，他术后可以看看，有问题还可以改。与对待出版合同时的大方随意完全不同，他对待作品的认真、严谨就像送孩子出门一样。是的，他说过“自己的孩子出门总要给他打扮好！”他把自己当成了儿女。不用说，如果不是抱病在身，一定不能这样焦虑！

我被李迪老师强烈的责任心深深打动了，要知道他得的不是普通的小病小灾，都是致命的大病啊。一边听他断断续续的语音一边泪流满面，我拿到的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泣血之作。这是一位为文学事业鞠躬尽瘁的作家，一名文坛英雄！最后，他说：“在手术之前我能把书稿完整地交给出版社，交给你我也就踏实了。我的手术一定能成功！就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或者说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交给我的任务，我也最后完成了，对吗？佳丽，为我加油吧！”

我回复说：您已经凭着坚韧的毅力和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放心地去按医生的医嘱进行手术吧，等您全面康复的时候，迎接您的是一本飘着墨香的精美新书，您和新书一块儿走向新的人生！

接下来的日子，为了这个承诺，也为了这套10本书的完美出版，我和搭档都在加班加点精心赶制，全套书封面设计推翻了3套设计方案，特别是李迪老师稿最后发的两个故事，我漏编了几遍。6月16日，好消息传来，我们这套书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还没等我告诉李迪，就传来他病危的消息。闻听此事，犹如五雷轰顶，怪不得之前我微信告诉他书稿已经二校完成，他没有回复我。我可真的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不甘心！电话李迪老师的爱人魏老师，我去看他病床前，送校样给他！哪怕让他摸一摸他的心口之作也好！魏老师说，去了没用，家属也只能在ICU病房门外守着。

难道李老师就不再看一遍他惦记的纸样了？这可是交稿时说好了的啊！如此信守承诺的他一定会走的，我等者！

6月29日，李老师还是走了。看也没看一眼他今生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就走了，疾病太无情了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假样书送了他最后一程。铁凝主席说：“他真是一团火，跃动着、燃烧着，给这个世界送来热量和温暖。”他种下的种子，还没看见果实。

7月31日，距离我与此书结缘5个月，我签了此书的装前样。明天新书就要出来了，为文坛英雄这样出一本书，是特别的、值得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注定成了一部有别样故事的书。

# 一本作者今生再也见不到的书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美编手记

□史佳丽

一眼，可最后还是得乖乖叫声大爷爷。

现在，这些儿时的乐趣居然成为我们之间仅有的美好回忆。过了会儿，大爷爷终于慢吞吞地吐出几个字，可并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我走到他身旁，弯下腰朝他耳边大叫一声“大爷爷”。他身子似乎一颤，像是想起了什么。大奶奶说道：“你怎么不认识了啊，他是我老三的孙子啊！”大爷爷转过头呆呆地望着我，然后吞吞吐吐地喊出了我的乳名。

我高兴地笑了，大伯和大奶奶也高兴地笑了。可当我跨出大门的那一刻，视线却模糊起来，我一级一级地走下台阶，泪水也一滴一滴地滚落在台阶……



# 人生易老 岁月无情

——记与大爷爷的一次相见 □高子皓

中午吃完饭，我闲着无聊，便打算去朋友家玩。外面日头很大，刺眼的阳光照在身上热热的，但风却是慵懒的，吹在脸上很舒服。我快步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大伯家门口。大伯常年在外地，只有过年回来小住几天，但今天却久违地开着。我好奇地探头朝里一看，一位老人映入我的眼帘。我再定睛一看，天哪，居然是大爷爷！我有好些年没见过他了，一度以为他已经去世了。

我走了进去，一阵凉气袭来，舒服极了。“呀，小宝你怎么来了？”坐在一旁的大伯惊喜地问道。小宝是我儿时的乳名，即

使现在已经长大了，家里的长辈们还是习惯这么叫我。我笑着喊了声大伯，便立刻看向大爷爷。“现在天气热了，把你大爷爷接过来住住，有空调凉快些呢……”大伯自顾自地说着，我的视线却久久不能移开。面前的大爷爷双腿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嘴里艰难地咀嚼着大奶奶给他的饭菜，眼睛却一直盯着我看。他比以前更苍老了，头发虽然没有全白，但已变得稀疏疏疏。脸上也满是斑点，一条一条的皱纹多得像大海里的波浪。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仅有的几颗也如锈蚀的铜钱一般，可

以轻易看到他嘴里的饭菜。他浑浊的双眼依然注视着，似乎正在艰难地在脑海里寻找出关于我的记忆。唉，从大爷爷的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